

编者按:

清明,其实还是一个清澄明亮的节气。就像这些透明的怀念,以及被书写的怀念。家与国,其实都连着筋骨,通着血脉,分不清,冲不散,唯留岁月可铭记。

怀念,清且明

——“清明”特别策划

我的爷爷在远方(小小说)

■殷君发

我的爷爷一直身子壮实。我以为爷爷的身子是铁打的,不会生病。事实上,我从来没见过他生病。这会儿,他却躺在病床上,身上插着各式各样的管子。爷爷住院第八天,我带着弟弟来到病房探望他老人家。弟弟戴着手铐,用一条灰色的毛巾盖着。

我和弟弟并排坐在爷爷病床边。我握住爷爷的手。这双手上的老茧曾经握过枪杀过敌,也扭送过罪犯,还抚摸过我和弟弟的脸庞。那时候我们还小,嫩嫩的脸蛋子被他手上的老茧划得生疼,一个劲儿往他屁股后面躲。爷爷就笑,沟壑纵横的脸颊上盛满幸福。

我刚握住爷爷的手,感受到了他的手轻轻地抖了一下。或许,这是无意识动作,只那么一瞬间,他的手就不动了。我看看爷爷,他的上眼皮无力地垂在下眼皮上沿,脸上皱褶纵横,就像他当年蹲过的战壕交错密布。他一日比一日消瘦,让人想起被北风吹光叶子的老树,只剩下嶙峋的枝丫,无力地伸向天空。

我对弟弟摇摇头,说:即使爷爷醒过来,他也不会答应你。

弟弟脸色悲怆,说:我不相信,这点小事,爷爷会不帮我?

我摆手,示意弟弟别激动。我说:你眼里的小事,却是他坚守了一辈子的底线,你犯过那么多事,他什么时候违背原则帮过你?

弟弟凝噎。良久,他低声说:我知道他有原则,可是,我是他孙子,他应

该帮我!

我剝了弟弟一眼:亏你还知道是他的孙子!

探视时间到了,请你们回吧。护士准时过来催促我们。

护士看了看我弟弟,眼神中隐含着嫌弃。我扯着弟弟走出病房,眼睁睁看着他被两名警察带走,绝望将我的心冰封。

我爷爷曾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,那是他人生中辉煌的岁月。他辗转青川江、元山、横城,在战场上挥洒斗志。从爷爷收藏的军功章里,我知道他打过许多胜仗。

最惨烈的一仗,也是他军人生涯最后一次战斗。战前,连长牺牲了,他代替连长带领战友们埋伏在冰天雪地中,他们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撤退路线。大战在即,气氛让人窒息,寒冷随时威胁生命,谁都无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他历经无数生死考验,总结的经验就是哪怕冻得不能动弹,眼睛也不能闭上。

主力部队在前方打了一天一夜,他带着队伍在雪地里趴了一天一夜。炒面吃完了,身子冻僵了,他不停提示身边的战友:别睡,睡过去就醒不来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,枪声稀疏,他贴在雪地上倾听大地的震动,脚步声越来越远。他仿佛看到敌人惊慌失措的样子,看到他们逃命时的恐怖。他怒吼一声:杀!从雪地里带头跃出。

从地里突然冒出一群军人,本就

主力部队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,眼

要被包围,马上占据有利地形顽强反抗。炮火压制,机枪扫射,坦克强突,敌人突围在即,代理连长组织尖刀班,将所有的手榴弹集合到一起,匍匐到敌人阵前……

后面的事,他是从战友的叙述中才知道的。敌人发现了他们,子弹疯狂地扫向他们。然而,他们的手榴弹把凶残的机枪手炸飞,让坦克哑火,为主力部队打赢歼灭战创造了条件。战友告诉他,整个连只有他们两个人生存下来。他的脸上一阵抽搐,紧握的拳头砸在病床上:狗日的!

伤好后,战争也结束了,我爷爷退役当了警察。他把军功章全部藏了起来,将当年的惨烈和辉煌全部埋在心底。即使我弟弟频繁犯事,他也绝口不向上面提要求。

我弟弟注定了要将家里搅得天翻地覆。生下来的时候就得了百日咳,七八岁的时候又染上了肺结核,到后来,又患了胸腺结核、骨结核。父母见他身体弱,呵护变成了溺爱,他的人生轨迹开始偏向。读初中的时候,因为打架被学校劝退,转校之后继续打架,继续劝退。到第三次劝退的时候,我爷爷丢下一句话:你不是爱打架吗?去武校练武。爷爷原本指望这个孙子在武术上有所建树,谁知道,我弟弟从武校出来后身子骨健壮不少,但品行却毫无改观,成了远近闻名的“街霸”,好几次都是爷爷亲自出手,将他扭送到派出所。

我爷爷生病前,警察通知我家,我弟弟被刑拘了。这个消息,直接把我爷爷击倒了,住院第十五天撒手人寰。之前,他醒过一次,留下遗嘱,让我们配合警察破案,督促他好好改造,重新做人。末了,爷爷补了一句:谁也不许去保释。

爷爷立遗嘱的时候,眼角蜿蜒着泪痕。

我的爷爷大名何岳生。他现在在远方,静静地看着我们家,也看着这个世界。

父亲永远离我们而去。从此,我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,每年清明节不但要去看他,还要代他去看望他的四位父母。这一天,累得躺下去就爬不起来。但是,我从未想过,也绝无可能退缩,因为父亲通过言传身教,已经把一种能量悄悄地植入我的血脉。
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?它是亲情的回忆,是孝道的传承。站在墓碑前,眼前出现的是父亲在世时的音容笑貌,是“子欲孝,而亲不在”的伤痛。

它又是一种攻坚克难、坚忍不拔的榜样。平时,每当遇到困难,眼前浮现的总是父亲每年扫墓时亲力亲为、汗如雨下的影像,顿时感到力量百倍,咬牙坚持下去。

它多少又有一点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劳动之本的意思。古人尚文,推崇耕读不息。设立清明扫墓的习俗,可能就是提醒后人,一年哪怕仅仅有一天拿起锄头,也不要忘本。再怎么儒雅,不要忘记田间劳作;走得再远,不要忘记根在土地!

如今,现代化建设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。交通的便捷省去了旅途的劳顿,公墓服务的提升又省去了后人参与农作的劳累,扫墓已经逐渐成为开车到此一游的活动。甚至,有的地方现代化程度更高,正在大力推行“网上祭奠”——文明祭祀。不得不惊叹,我的子女,包括我自己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“城里人”!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,也不清楚要到哪里去。

将来,很多事情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完成,身体锻炼只在球馆中进行,言传身教通过视频便能实现。所以,我经常在想,也有一点害怕如果终有一天,传统节日将只剩下节日,不再有传统!而先人长眠之处犹在,我去之后,谁来祭奠?

瞻仰衡阳抗日纪念碑感怀

■费亚伶

昔日日寇犯中国,遍地狼烟卷甲戈。
众雁声嗒悲泪涌,孤城日落战旗灼。
七千壮士成忠骨,两万亡夷变野魔。
自古诸华多铁汉,英雄胆气写长帛。

走过母亲走过的那条路

■伍卫军

从异乡到故乡,再从故乡回到异乡的距离,如今再大的抱负也不过就是家人安康。故乡,他乡,远方,我感觉有些迷茫。感觉这一生我都在奔波,人离家越来越远,思乡的心却越来越近了也越来越迫切了。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,游必有方。我心里的方向是回家的方向。可是我的家在哪里啊!

我走过的路是母亲当年走过的路,那条路上有她曾经勇敢的身影,是她只身一人千里迢迢坐着火车四天四夜去找我父亲的路,心里面涌现出他们的爱情,他们曾经的故事……

我好想念我的母亲,走着走着,以前母亲还健在的时候的场景今天又浮现在我眼前。或许在别人眼里我都是很坚强的,眼泪从不轻易流出,而母亲走后无论看到什么好的事物都会想到她,眼泪也再没听过话。记得第一次离家我要出远门了,她跟父亲一路送我,总是千叮万嘱加满眶的眼泪,她那跟随的脚步、叮咛的话语、挥舞的手永远地刻骨铭心;母亲走了,留下父亲一个人,从此,送行的门口只有父亲的身影,而不忍离别的我往往只能选择悄悄地离开。

前不久我回了趟老家,去了一趟母亲的坟地,默默的一个个静静地站着。不知站了多久,就感觉她还在我身边,我想,这一生我永远都在她的视线里。

想起我们家经历过的起起落落,陪着父母经历了家里最落魄最绝望的时候,想起父母的眼泪,真的很难受很难。但年少不懂事的我们并不理解,以至于因为少不知事,没少惹麻烦,总恨不得一天能有48小时可以玩。等我们长大了,懂得了父母亲的伟大,感动于他们勇于奉献、乐善好施以及正直光明的人格力量。心里暗自发誓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

想着毕业了自己有工作了,就能给父母过上好日子。可是在我工作那些年,母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直到回天乏力,匆匆离我们而去……后来我事业有成了,有车有房了有地位了,可是回到家却感觉永远一个人孤孤零零的,尤其最害怕逢年过节了……这种心痛是没有真正失去的人永远不懂的,有时总在想如果母亲还在,那该多好呀……

年少的时候,我什么都敢去做,什么都不怕,闯了很多祸给父母收拾。有一天我做梦,梦见父母老了,离开这个世界,再也找不到他们,我哭得一塌糊涂。醒来之后,我就长大了,所以我不再调皮捣蛋了,努力的改变自己。后来,我结婚了成家了,我也有了我的孩子。忽然之间,我就明白了生命中的一切都不可能逆转,惟有珍惜当下。因为我知道,我们迟早都要分离。所以现在,我珍惜每一个与家人团聚的日子,能留住他们的笑容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只是时间却越来越无法安排。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的太慢,感觉时间总是用不完,可以用来浪费,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时间总是不够用。所以一辈子真的很短,短的时候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去实现,只希望能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天,不留遗憾。

那天从北京驱车回家,忽然看见父亲老了好多,整个人憔悴了很多,头发稀少而且还白了,手上的皮肤也有了老年斑。坐上车离开的那一刻我哭了。

清明扫墓感怀

■周新铭

扫墓清明泪满巾,缅怀先烈主张真。
勇担道义铁肩硬,坚信马列浩气纯。
镣铐坐穿渣滓洞,英雄绝唱雨花春。
捐躯血染红旗舞,筑梦心期后代人。

清明印象

■五号队员

那是37年前的清明,我人生第一次扫墓。1984年,我刚上小学二年级,父亲率领母亲、妹妹和我去给爷爷奶奶扫墓。

那时,不要说客车,乡下连机动车都少得可怜。我们是步行二十五公里去的,途中,好心的手扶拖拉机手载着我们走了五六公里路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,父亲扛着锄头,母亲提着竹篮,装着祭品。我和妹妹虽然没有任何负重,却感到脚上的雨靴越来越沉,前方的路就像一直要通到天边一样。杜牧说,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与我当时的心情非常贴切。父母不停地给我们讲故事——行百里者半九十、望梅止渴等故事,就是那个时候听到的——我和妹妹终于走完了这条漫漫长路。

父亲也是第一次为他的生父母扫墓,那一年父亲36岁。父亲在童年时期就成了孤儿,他的生父母被当作地主批斗致死。据父亲回忆,家里其实只有几亩薄田,只因爷爷曾上过几年私塾,又在镇上做过几年生意,家境比同村大多数人家殷实,这才被划成了地主。父母双亡后,父亲被他的养父母抚养成人。他的养父是一名战斗英雄,退伍后在镇上做了一名搬运工,直到退休。父亲一直牢记养父母的再生之恩,侍奉他们到百

年之后,才首次为生父母扫墓,认祖归宗。

在村里老人的带领下,好不容易才找到爷爷奶奶的墓。扫墓的分工非常明确:父亲负责除草、培土,母亲负责祭祀,我和妹妹只参加最后的祭拜。扫完墓后,我和妹妹早已忘记了劳累,用野草的茎做成吸管,去喝那甜到心坎里的油茶花蜜;冒着被荆棘扎伤,也要摘下那美味的野草莓尝一尝;最为神奇的是那满山茶瓜——不知是不是大自然对孝子的回馈,在清明前后,油茶树许多的叶片竟发育成可以食用的“水果”!

之后,除了大学四年,我每一年都陪着父母,为我的四位爷爷奶奶扫墓。扫墓的程序和分工也大致不变,即使我已经成年,父亲还是将培土的体力活揽在手里。他额头上滴落的滴滴汗珠,就像是心头滴落的滴滴泪水。每一锄挖下去,修缮的不仅仅是被雨水冲刷、被野草长满的墓堆,还有那无法磨灭的生养之恩!我只是在他休息时才代劳一下,很少做体力活的我,直到第二天全身肌肉酸痛和手上磨破的血泡,才让我深深体会到父亲挥锄寄托哀思时的那种坚毅——父亲中年后,也很少从事体力活,而他却总是在默默地坚持!

有时候,我在想,为什么古人要设立清明节这一习俗?难道仅仅是为了给先人奉上香火?

2015年,父亲被确诊为肺癌,从这一年开始,扫墓的体力活由我负责。2016年,